一剧一馆:我与施昕更的时光约定

○ 赵艳华

每次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,旷野中那尊青年雕像总让我驻足。初见时我满心好奇: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是谁?他与这片五千年文明圣地有何渊源?

细读介绍才知道,他叫施昕更,是良渚文化的发现者。生命定格在28岁,如流星划过,却叩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大门。这份初见带来的震撼,在2019年埋下种子。自此,我和团队踏上挖掘、讲述、传承施昕更故事的漫漫征途,一晃已是六年。

1936年,施昕更在家乡的田野里俯身发掘出几片黑陶。这俯身的姿态,成为我们最初的创作灵感。

2020年,话剧《施昕更:一铲·一槌·一梦》完成创排。一铲,是他俯身田野掘起黑陶残片的那一铲;一槌,定格在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、木槌落定的那一刻;一梦,是古今隔着五千年遥遥相望的文明之梦。同年12月24日,这台四幕平行空间话剧在良渚文化艺术中心首演;次年入选杭州生活品质总点评十大年度现象。

这台话剧的伏笔,埋在近百年前。1929年6月,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在杭举办,18岁的施昕更经老师推荐担任西博会艺术馆甲部管理员兼讲解员,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古玉、陶器等古代器物和地质标本。1930年7月,施昕更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录用,进入地质矿产组担任绘图员,由此开启田野考古之路。

入职西湖博物馆时,施昕更19岁。这让我们确定了“19岁对话19岁”的创作内核,邀请浙江传媒学院青年学子出演。当台上的演员问“我可以是这只玉鸟吗”,总能引来观众齐声回应:“我们可以是这只玉鸟。”这台话剧把思政课堂搬上舞台,让新时代青年读懂了先辈的理想和担当。在此,感谢浙传原党委书记杨立平、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戚鸿峰书记、张晓燕教授和同学们的倾力付出。

2024年,在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、余杭区文艺基金的扶持下,新版话剧《施昕更:良渚1937》完成创排。这一版将叙事置于抗战烽火之中:杭州沦陷,施昕更背着书稿辗转奔走,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考古资料。

《施昕更·良渚1937》剧照

无数个夜晚,我驱车往返良渚、下沙,和同学们一起排练,星光为伴,不知疲倦。2024年11月,《施昕更·良渚1937》先后在余杭苕溪大剧院、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上演。

在紧锣密鼓排练话剧的同时,另一场“硬仗”也在同步打响——建设施昕更纪念馆。

2024年春天,在余杭区政协、良渚街道共同推动下,施昕更纪念馆的建设被提上日程。此前,政协委员俞珠花提交《讲好良渚文化第一发现人的故事》提案,我作为附议委员,一直期盼这份构想能够落地。

纪念馆选址在良渚老街折桂桥畔,因为有创排话剧的积累,我们受良渚街道委托,承担纪念馆的装修设计与展陈叙事。纪念馆由老粮仓改造而成,启动施工在盛夏,持续40℃的高温考验着现场每一个建设者。设计稿前后打磨了200多稿,每一处文字、每一块展陈都反复斟酌。当时,我白天在排练场打磨台词、忙调度,深夜回到案头改设计稿、盯施工细节,几个月连轴转,瘦了十斤。但我不觉辛苦,只有满心振奋。

2025年2月21日,施昕更纪念馆正式开馆,后续由我带领团队运营。馆前良渚港静静流淌,临水而立的施昕更雕像一身中山装,面朝河道、背靠老街。这里是他生长的故土,当年他正是从良渚港乘船赴西湖博物馆,这条河道串联起良渚、西湖、大运河三处世界遗产,是一条流动的文脉。

后来,我撰写提案《从“施昕更之问”到“施昕更之路”》,建议良渚港文旅活化,获评区政协优秀提案。如今,老码头已重焕生机,游船往来于良渚文化村与良渚老街之间,沿着水道,良渚故事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闭馆时分,是我与施昕更先生隔空对话的时刻。正厅照壁上,印着他在《良渚》考古报告中的深沉追问:“我们上古的祖先,坚忍的开辟了广漠的土地,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,今日我们追溯过去,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?”这句话面向每一位访客,也日日叩问我心。

从一台话剧到一座纪念馆,这场约定跨越了九十个春秋。九十年前,他凭一铲黑陶掘出文明根脉;九十年后,我们以一台剧、一座馆做接续薪火的人,讲好他短暂却滚烫的一生。前路漫漫,初心不改,这份文明回响,我们将用心守护。

良,即美好,是生活的理想。渚,即家园,是理想的生活。

黑陶在掌心醒来

○ 陈金丽

静音先入土

三岁那年的一场高烧,几针下去热度退了,我的听力也落下损伤。懂事后,外公常宽慰我:“有时听不见也好,落个清净,不闹心。”

外公常年在苕溪边锄地,他弯腰的样子像一张拉满的弓,劲力大。在外公口中,家乡的黑陶片是“锅底片”,亮得能照见人。一方水土,养出他骨子里的敬畏,他常常感叹:“五千年,是水土养出来的,这份厚重,我们都得记着。”

那时,我年岁还小,不懂外公口里的厚重。开春后,田水微凉,秧苗恣意生长,我蹲在水田边,静静看一尾鲫鱼悠然游过。脚下的泥土,软绵绵的,藏着流逝的光阴,也藏着古旧陶痕。

此刻,没声音,静音先入土。

裂缝会说话

后来,父亲常年在外奔走,为古城墙“听诊”。他带回的标本袋,总标着细密的编号,我凑上前想看,父亲连忙叮嘱:“这是‘贵重物’,小心别碰坏了。”

饭桌上,父亲常会拿筷子当标尺,细细比划:“这一处夯土偏松散,那边的探方还要收边修整。”母亲递上一碗热汤,柔声劝他:“忙了一整天,吃饭就歇歇,先不谈工作啦!”父亲闻言一笑,低头大口喝汤。

我第一次走进文物修复室,是为良渚黑陶。我至今还记得,那片黑陶的黑并非匀净的,当斜光漫过器身,漾开流转的光泽,像月光轻轻覆上青瓦,沉静温润。

那天,我在老师傅的指点下修陶,每个动作都带着万分谨慎。完工的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:修器,亦是修心。玉不琢,不成器;器不护,心难宁。

机器也不能抢

如今的修复室里,我们依托扫描数据,为器物的自然裂隙搭建数字模型,用AI辅助测算病害、比对色差、梳理修复参数。科技迭代飞快,不少工作方式随之改变。AI又快又准,这份变化既在意料之中,也让人感慨。

老师傅认可AI带来的便利,可遇上关键工序,他总说:“先放一夜再说。”

他教我:“文物自带的破损与沧桑,我们要坦然接纳。修复不是抹去所有痕迹,而是接续时光,还器物本真的面貌。良渚玉琮外方内圆,神人兽面纹静静伫立,穿越五千年光阴,无声地提醒我们:做手艺、做学问,最忌仓促浮躁。

我记住了老师傅的话,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和机器相守。旁人用耳朵聆听机器电流轰鸣,我将掌心轻贴机壳,细心感知一丝一毫的震颤;旁人用耳朵捕捉无人机的嗡鸣声,我则凝望它掠过田野的剪影,横竖交错,为苍茫大地绘出规整格线。

老子言:大音希声。年少时的我曾因无声的世界心生憾恨,如今终于深谙其意:无声并非一片虚空,而是褪去喧嚣,得以从容拥抱岁月里那些细碎而真诚的光景。

三代人一炉火

外婆依旧守着农家灶火,柴草潮湿之时,浓烟回流,她轻声咳嗽,眼底藏着温柔笑意。父亲立于库房,口衔手电清点文物台账,光影细碎落在成堆的陶片与标本之上。他指尖轻轻抚过一片陶片,眼里满是疼惜。

是夜,库房的灯发出浅白色的柔光,四下寂静无声。世间况味不在喧嚣,不在吵嚷:器物不语,岁月也无言,却能很好安顿人心,我们与器物安静相守,也是人间的“大美”!

收工时,下雨了,细雨如丝,莫角山薄雾氤氲,青草托着灯火,点点碎金,满目温柔。老师傅抬手落锁,我听不见声音,却透过门板细微的震动,接住了这人间细小的动静。

五千年的光阴其实并不遥远,它蛰伏在黑陶温润的光泽里,藏在外公躬身锄地的剪影里,凝在父亲审慎克制的指尖上,也妥帖安放于我的掌心。

修复后的陶片,裂痕已然弥合,却依旧留下一道纤细印记,恰似苕溪缓缓汇入太湖,岁岁奔流,不语不争;亦似心底万般深情与敬畏,不必言说,自向深远。

良渚新声入烟火

○ 董青兰

第一次真正读懂良渚,不是在博物院陈列玉琮的展柜前,而是在遗址公园深秋的稻田边。稻香漫过田埂,脚下泥土松软厚重,五千年前先民收割稻谷的身影仿佛还在,与迎面而来的风撞了个满怀。

1936年,青年学者施昕更捧着田野里捡拾的黑陶残片,在油灯下伏案撰写考古报告时,或许不曾想到,这场乡土试掘叩开了沉睡五千年的古国大门。

此后九十年来,一代代考古人扎根这片土地,细细拂去层层覆土:反山王陵的玉琮王,神人兽面纹清晰展露;莫角山宫殿台基轮廓日渐明朗;池中寺成堆的炭化稻谷,印证五千年前这里已拥有成熟的稻作文明。从数平方米的试掘探方,到30平方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,考古人沾满泥土的胶鞋、一页页泛黄的手稿,共同拼出完整的良渚古国,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良渚的魂,一半蕴于玉,一半寄于水。五千年前,先民仅凭双手在山谷筑造水坝,高坝蓄存水源、低坝抵御山洪,把奔涌的洪水化作滋养良田的清流。二十万公斤稻谷,是水馈赠良渚的丰厚礼物;古城内河道纵横,先民泛舟穿行水门,将稻米、玉饰、陶器送至城邦各处。

站在遗址高地远眺,山风掠过耳畔,仿佛还能听见远古水声悠悠。古坝未曾被时光冲毁,诉说着中华文明“顺天应时、和合自然”的智慧。水,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,而是文明孕育生长的温床。良渚的流水奔流五千载,至今仍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烟火。

今天的良渚,早已不是深埋土层、静静沉睡的古遗址。数字技术走进考古探方,AI辅助修复玉器细微纹路,智慧勘探系统能还原地下遗迹样貌;博物院里的互动展项,让孩子们得以感知五千年前稻穗的肌理;周边村落借着遗产保护实现蝶变,玉鸟集的咖啡香气混着文创市集的热闹,研学课堂上,孩童握着印着玉琮纹样的橡皮泥。

去年深秋,我在遗址公园遇见动人一幕:阿婆坐在田埂晒着暖阳,小孙子举着玉鸟风筝奔跑,风筝乘风而上,掠过莫角山台基与连片稻田。那一刻我恍然明白,传承不是把文明封存于玻璃展柜,而是让五千年前的长风融入寻常日子,让古老文明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。

九十年前出土的那片黑陶,揭开的不只是一处古遗址的秘密,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明传承之路。一代代考古人将文脉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,站在先民耕耘过的土地上,我们听见的,不只是悠远的历史回响,更是属于新时代鲜活的文明新声。

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刻纹陶片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

黑陶片

○ 苏墨涵

施昕更弯腰的那一刻
一块黑色有光的陶片
割破了五千年的寂静

那是1936年的冬天
风从田野上走过
稻浪还没学会向陌生人鞠躬
他的指腹摩挲着断口
粗粝温热
像握住了远古先民递来的手

后来的人
跟着这块陶片一层层往下挖
挖出玉琮、王城
挖出水坝拦住的时间
每一铲泥土翻过来
都带着五千年的体温

而那块最初的陶片
至今还攥在掌心
黑得发亮
那是饱含期望的目光